

语言教育学是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外语教学和母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在一起，专门讨论语言教育问题，交流各自的情况、经验和学术信息，探讨语言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不同门类语言教学的特殊规律，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次会议不仅将为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方向提供机会，还将为推动我国语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整个语言教育的学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这里，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大家。

一 深化对语言教育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的意义和目标，强调语言教育学的重要性，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在语言文字规范、改革和政策制订等语言规划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与此同时，对语言教育问题也十分重视，把发展对外汉语教学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大力发展外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受重文（学）

* 本文曾在第一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1997年12月于南宁）上宣读。后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2期；并收入吕必松主编《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轻语（言）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原因，人们对语言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语言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都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母语文教育，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10 年的时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外语教育看似颇受社会青睐，红火之势经久不衰，但效果也并不太理想，大多停留在升学、求职、出国等“应试教育”层面上，外语运用能力真正过关的人也不多。至于外语教育在人的素质培养方面的深远意义，更未成为普遍的认识。而在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把这项重要的事业仅视为赚钱、创汇手段的现象，至今仍不少见。更要指出的是，由于语言教育所具有的工具性、技能性的特点，与其他基础理论学科相比，总有人认为它“没有多少学问”、“缺乏学术性和理论性”。社会上的这一偏见甚至也影响到了语言教学队伍本身，有的人自己就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语言学是领先的科学”，那么关系到亿万学习者如何掌握语言的语言教育学，其学科地位又该如何看待呢？

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语言教育在当今社会和国际交往中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这也正是近几十年来语言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的原因。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自然想到了发展语言教育的问题。比如，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ACTFL）等四十多个单位在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和全美人文基金会的资助下，于 1996 年完成了《外语学习的标准：迎接 21 世纪》的研究项目，提出了用来概括 21 世纪外语教育的目标和学习标准的五个“C”，即 Communication（运用语言进行交际），Cultures（体认多元文化），Connections（关联其他学科），Comparisons（通过比较了解语言文化的特性）Communities（应用于

多元性的社区)

我们正是要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实现和造就 21 世纪新人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教育的重要性。面对今天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我们认为，语言教育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载体，也是信息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在信息时代，其重要性怎样估价也不为过。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已成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第二，语言是交际工具。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深化改革开放，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要了解外国并让外国了解我们，这就离不开外语和汉语的语言教育。

第三，语言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基础。第二语言教育不但可以开发人的智能并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而且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多元文化意识，在培养 21 世纪新人，提高人的基本素质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

二 建立语言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体系

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较早使用“语言教育学”这一名称的是吕必松先生。他在 1994 年 12 月举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定性、定量问题座谈会”上论述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性质时，曾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是语言教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上述四个主要门类的语言教育是一个整体，组成一门共同的学科——语言教育学。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联系，团结协作，从研究本领域的特殊规律出发，寻求语言教学的共同规律，从而发展我们这一共同的学科。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同门类的语言教学之间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信息得不到交流，研究成果不能共享。这种状况再不改变，就

会阻碍我国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我们四个方面的语言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中小学语文教育属于第一语言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外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则属于第二语言教育（第二语言教育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带有双语教育的性质）。这些都属于语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每个门类的语言教育在发展我国整体的语言教育学科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母语文教育面对两亿多学生，它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所涉及到的广度和深度堪称世界母语教学之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就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可以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给对比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其规模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我国外语教学界除了本身也具有相当大数量的学习者（有人估计，单英语学习者全国就有 3 亿），其积累的经验可以为各种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外，还由于他们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当前比较普遍教授的第二语言教学有紧密的联系，可以及时引进、介绍西方的语言教学研究成果。我国是汉语的故乡，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在全世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起着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汉语教学，同时也对汉语的研究和汉语作为母语教学的研究不断提出新课题，提供新成果。深入研究上述几个门类语言教育的特点，加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必将大大促进我国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

作为一门学科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结构框架，它显示构成该学科的内部和相关的外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核心部分是学科理论体系。加拿大语言教育理论专家斯特恩（H. H. Stern）在其《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总结了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提出过的七种第二语言教育理论模式。我国从事语言教育的学者们也分别提

出过不同的学科理论体系。如张鸿苓先生提出过“中学语文教育系统的结构”，章兼中先生提出过“外语教育学的理论模式”，吕必松先生提出过“第二语言教学的结构”和“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崔永华先生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体系。

综观国内外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模式和结构系统，我们认为，语言教育学科体系应当包括理论基础、学科理论和教学实践三大部分。理论基础指与本学科关系最密切、为本学科提供理论养料的一些基础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这些学科在理论上从不同的方面支撑着本学科，使本学科体现出综合性和跨学科性特征。学科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这是本学科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本学科之所以独立存在的主要标志。其中，基础理论通常又由目的语的教学语言体系（以教学语法体系为中心）、目的语的习得理论、目的语的教学理论和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学所组成。应用理论则是指运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教学管理及师资培养等方面所进行的应用研究，它是学科理论与教学实践两大部分之间的中介。把教学实践纳入学科体系，能更好地体现本学科所具有的应用性特点，表明了本学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这里所指的教学实践，既是对学习者的教学，也是对未来教师的培养。

应当说明一下，我们采用“独立学科”一词，并不是想割断语言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为了强调语言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作为一门学科的资格和地位应当得到承认和重视。当今科学正沿着两个看似矛盾而实为统一的进程发展着：学科在愈来愈分化、专门化的同时，不同学科又在不断地交叉、渗透和综合。上述语言教育学科体系的构想，也许能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这一总趋势。

三 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

对语言教育学科的发展起重大影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这门学科进行科学定位，也就是科学地确定它在众多学科中的位置。

一门学科的科学定位，是由该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内容所决定的。语言教育学科既要研究所教的语言（教什么），也要研究学语言和教语言的方法（如何学和如何教），还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它是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有很多支撑理论，特别是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对其发展有极大影响，而且也自然成为该学科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因此，对语言教育学科的科学定位，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归入教育学（学科教育学）范畴；更多的人则把它归入语言学范畴。而最为普遍的观点，则是把它与应用语言学紧紧地连在一起，认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就专指语言教学。这一传统的看法，现在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遇到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汉默莱（H. Hammerly）在谈到语言教育学科的名称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时，就不同意把语言教学称为应用语言学。他甚至认为：“‘应用语言学’这样的术语已经毫无用处了，尤其是现在已进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时代。”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在近年来发表的论著中，也不同意把语言教学称为应用语言学。章兼中先生认为：“外语教育学不是语言科学，更不是应用语言学。有人把外语教育学或外语教学法与应用语言学等同起来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在强调语言学作为语言教育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从宏观到微观都对语言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仍把语言教育仅仅定位于语言学范畴是不恰当的，把应用语言学看作是语言教育的同义语更为不妥。理由如下：

1. 与语言教育特别是第二语言教育相关联的学科，或者说语言教育所“应用”的理论，决不仅仅是语言学，还有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事实是，单单“应用”语言学理论，解决不了语言教育的所有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心理学、教育学对语言教育的影响决不低于语言学。恰恰是一些“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的最重要的语言学理论，最难“应用”到语言教育中。把这门交叉学科仅仅定位于其支撑理论之一的语言学是不恰当的。

2. 语言教育与语言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决不仅仅是“应用”。美国学者斯波尔斯基（B. Spolsky）1970年指出，这两者是“应用和启示”的关系：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研究对语言教学有启示的作用；所谓“应用”仅仅指语言学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可以为教学语法等提供资料。可见“启示”是更重要的，即使“应用”的那一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直接的，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美国语言学家塞林克更认为：“不能把第二语言教材或教学方法放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英国语言学家科德也明确指出：“理论语言学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语言学理论和在课堂教学中实际应用的教材之间的关系也是间接的。仅仅依靠语言学理论是不可能为教学大纲内容的选择、安排和陈述提出一个标准的。”这是因为语言学与语言教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本身，而语言教学研究的是如何学和如何教语言。简单说来，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学语言”，两者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并非语言学的理论都适用于语言教学；尤其是最现代的、最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并非最有用。斯波尔斯基等很多学者都认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最难运用到语言教学中来。理论语言学家注重的是用抽象的规则和抽象的形式描述语言的普遍特征，这与实际的语言教学相去甚远；而语言教育专家注重的是表现在具体言语行为中的某种语言的特点。即使是对具

体事实的描写，如语法体系等，也不能从语言学中拿来就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语言教育需要从“教”与“学”这一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语法、描写语法，建立“自己的”教学语法体系。这种教学语法体系更侧重于语言的运用和交际功能，要有利于学习者掌握语言的“组装规则”，并形成语言交际能力。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运用对比分析手段，通过与学习者已掌握的语言进行对比，揭示目的语的特殊规律，从而确定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更多地运用偏误分析的方法，对学习者的中介语进行研究，了解目的语的习得过程和习得顺序。除了研究所教语言本身外，还要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蕴含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联系学习者的个体因素进行研究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语言教育学的特点。

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语言教育学界不能只是作为语言学现有理论的“消费者”，同时也应是语言学理论，特别是教学语言体系的“生产者”。今天的语言教学理论研究，已不再是早期那种对语言学理论的直接应用，而是强调从语言学理论中获得启示，以语言学理论为一种重要的“养料”来培养语言教学理论的“花朵”。同时，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又可以检验并丰富、发展语言学理论。

3. “应用语言学”这一名称非常笼统，不能明确表示出具体学科（语言教育学科）的内容。这一名称强调的却是该学科“应用”别的学科理论的一面和它所具有的应用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所具有的理论性。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所谓“应用学科”就只能应用理论学科研究的成果解决实际问题，它的任务只是不断地向基础理论学科提供研究课题并接受其理论指导，它本身没有，也无需有什么理论，只是进行一些具体的应用研究，提供一些方法和技巧而已。这种看法不仅与科学研究的事实不合，而且随着新的边缘学科的大量

出现更显示出其片面性。应用学科有其自身的理论研究领域和理论体系，它不仅需要进行具体的应用研究，不仅关注应用过程本身，而且要进行与之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因为，首先，基础理论学科研究成果一般并不能直接应用到某一学科，而只是对该学科产生启示作用，启示就意味着需要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其次，多学科的理论启示和应用，更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选择与整合。第三，每一门应用性的学科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需要揭示，并据此提出本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当这部分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本身理论体系逐渐完善的时候，这门学科也就愈来愈取得“独立”学科资格。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就是明显的例子，很多人认为，这两门学科今天已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不再附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语言学之间不存在联系了。

语言教育学科，是在受众多相邻学科理论的启示，综合应用相邻学科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主要通过研究语言学习和教学本身的规律而形成了用于解决语言教学问题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因此它不仅是“理论的应用”，而且是一种“能应用的理论”。

4. 在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之间画上等号，把应用语言学的范围缩小到如此地步，对应用语言学来说也欠公允。如果说 100 年前现代语言教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雏形刚出现时，或是 50 年前应用语言学刚刚诞生时，语言学主要还是应用于语言教学，因此把语言教学划入语言学的范畴甚至直接称之为应用语言学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话，今天已有大量的语言学的边缘学科涌现，这些学科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要比语言教育学科直接得多，现在再把语言教育作为应用语言学的同义语，更缺乏理据。

5. 今天的语言教育学已经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学科特征，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00 年来，语言教育（主要是第二语言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从诞生走向自立，经历

了三大阶段。20 世纪初曾产生了直接法的“改革运动”，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萌芽；20 世纪中叶，语言教学附丽于刚兴起的应用语言学，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语言教育学逐渐摆脱了纯语言学研究的路子，不再是简单地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应用、转化到语言教学上，而是更多地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转向对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中介语的研究）以及对学习者个体因素（尤其是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研究。这就找到了一条更能体现本学科特点的、独立发展的路子，这标志着这门学科正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这是世界语言教育学科发展的总趋势。

学科定位问题之所以值得探讨，是因为它将决定学科发展的方向。上面我们已从五个方面对传统的看法提出质疑。我们认为把语言教育这样一门具有独特内容，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新兴学科，仍仅仅归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或附类，笼统地称之为应用语言学，既不能完整体现这门学科的性质，也不能明确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这就会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不主张把本学科称为应用语言学，不把它定位于语言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淡化语言学的指导作用，割断与语言学的联系。语言既是本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语言体系是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教学语言体系的研究，就必然是本学科研究的重点。而对语言的研究又离不开语言观的指导，因此语言学总是本学科最主要的支撑理论之一。

四 结 语

当前我国各个门类的语言教育正处在大发展的阶段，充分把握这一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建立带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教育学科并探

讨其科学定位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建立一个学科不易，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有漫长的奋斗之路要走；但提不提学科问题，有没有学科意识，是大不一样的。20年前我国学者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这20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与这门学科的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各个门类的语言教育也必将在共同的学科建设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概说. 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 1997
- 科德 [英].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 吕必松.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 世界汉语教学, 1993(1)(2)
- 吕必松.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世界汉语教学, 1995(1)
- 吕叔湘. 吕叔湘论语文教学.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 张鸿苓. 语文教育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章兼中. 外语教育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 H. H. Stern.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 Hammerly. Synthesi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PO Box 1700 Blaine, Wash. USA98230, 1982

也论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体系 及其科学定位 *

任何一门专门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一门学科的结构框架，它显示构成该学科的内部和相关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核心部分是学科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的作用在于：首先，这一结构框架能明确地体现出这门学科的内容、研究对象及学科的性质和特征；第二，对本学科所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有指导作用，如语言教育学科体系就应该有利于对现有的教和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估，有利于对所遇到的教和学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第三，应该能为学科理论研究和整个学科的建设指出方向。因此，学科体系可以看作是学科作为一个系统的“运行图”，也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蓝图。与学科体系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如何科学地确定某一学科在众多的学科中所处的位置，特别是它在学科分类中的范畴归属问题。科学的学科定位，同样对学科建设和学科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体系本身也必然有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对学科体系和学科定位的认识，特别是对一些新兴的学科的认识，总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非常年轻

* 本文曾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1998年7月于大连）上宣读。后发表于《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并收入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的学科，在学科体系和学科定位问题上，很多学者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想在此基础上也来议论一下，提出一些想法与同行们探讨。

一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各种语言教育体系模式及其启示

国外的语言教育专家们对学科体系的研究非常重视。加拿大语言教育理论专家斯特恩（H. H. Stern），就曾在其著作中列举出西方学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提出的七种第二语言教育的理论模式（H. H. Stern, 1987）。这里仅举两例：一个是美国学者斯波尔斯基（B. Spolsky）于 1980 年提出的“教育语言学理论模式”，另一个是斯特恩本人于 1983 年提出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一般模式”。

在斯波尔斯基的模式中，语言描写、语言学习理论和语言运用理论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主要来源，而其中的语言学习理论又源于语言理论和学习理论，语言描写也由一定的语言理论所决定。上述诸因素又分别由普通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从而构成了斯波尔斯基称之为“教育语言学”的学科。斯波尔斯基的模式不仅较早地明确提出语言教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同时更明确指出单单语言学不足以构成语言教育的理论基础，他具体地列出作为该学科理论基础的各相邻学科及它们与该学科有关部分的联系。斯波尔斯基模式的缺点是“教育语言学”系统内部的层次不够清楚，另外，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这样一些语言教学理论的实质内容未能表示出来。

斯特恩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有代表性的“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一般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与斯波尔斯基的模式是一致的，但他把它分成三级，模式的内部各层

次的关系显然比斯波尔斯基的模式更为清晰，更体现了系统性。他所提出的三级模式的核心是在第二级，即由语言、学习、教学和语境四个方面所组成的学科体系，相当于斯波尔斯基所说的教育语言学。位于模式中层的第二级理论部分成为沟通第一级理论基础与第三级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斯特恩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实践”部分（第三级）纳入学科体系中。他在论述学科的基础（第一级）时，所列出的相邻学科也更为详细、全面。所有这些特点，使斯特恩模式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最完整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在第三级实践部分，即其中的教学目标、内容、过程、教材、效果评估等，不仅仅是单纯的实践，本身有其理论性，是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应属于中层“教学”部分的具体内容。此外，这一模式在层次划分上也并非完美无缺。

西方学者们对外语教育理论模式所作的研究，可作为我们的参考。我国学者们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特别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以来的近 20 年间，也一直探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吕必松先生有关第二语言学科理论和第二语言教学结构的论述。吕必松（1995）在论及学科理论时说：“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内容组成。基础理论主要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交际文化’理论（或‘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及一般的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关于第二语言教学结构，吕必松（1996）提出了四大部件和三类变因之说。四大部件指底层结构（跟第二语言教学有关的客观条件），基础结构（即上述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主体结构（指总体设计、教材编写或选择、课堂教学和测试四大环节），上层结构（指教学原则）。三类变因包括直接变因、根本变因和条件变因。吕必松的论述，第一次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明确提出了学科

体系模式。其中，有关学科理论体系的两级分法（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关于教学活动四大环节的概括，简明扼要，已被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广泛引用。

理论探讨是没有止境的。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问题上继续深入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如崔永华先生（1997a）从学科的理论体系、教学体系、人才体系三个方面论述学科体系。在论述学科理论体系时，把这一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一层是由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组成的学科支撑理论；由第二语言教学理论、语言习得理论、汉语语言学、学科方法论和学科发展史组成的中层学科基础理论；由总体设计理论、教材编写理论、课堂教学理论、语言测试理论和教学管理理论构成最上层即学科的应用理论。这一模式对学科结构的描述更为细致、合理。特别是“支撑理论”的提法说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是本学科“自己的”理论，而是别的学科来支撑我们学科的基础理论。这在学科体系的概念及层次划分上就更清楚了。

纵观上述国内外学者提出的第二语言教育或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体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 所有的模式都认为本学科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尽管名称不同，但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大体一致。这一理论体系正是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

2. 所有的模式都强调本学科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受到多种学科的影响。各种模式所列举的主要相邻学科也大体相同。

由于各种模式提出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差异：

1. 西方学者们着重研究学科理论体系，提出的是学科理论模式；我国学者除了研究学科理论体系外，还注意到教学体系（或称教学结构），有的还提出人才体系，分别加以论述。

2. 正因为考虑的角度不完全相同，学者们对是否把教学实践纳入到体系之中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本学科的理论研究离不开教学实践，把教学实践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能更好地体现本学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应用性学科的特点。

综合各家之长，这里我们也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的一种模式。

二 对外汉语教育学科体系

在讨论学科体系以前还需要说明一下“教学”与“教育”的关系。众所周知，教学主要指传授和学习有关的知识技能，而教育的概念则宽得多，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教学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但是教学不能脱离教育。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所担负的不仅有教学任务，还有教育任务；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教书还要育人。而我们这个学科所教育和教学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学习者，但也有中国学习者（未来的教师和研究者）。即使对外国学习者的培养目标，正如崔永华（1997b）曾著文指出的，根据国际教育的共性，也同样应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教育，而不只是一个智育的问题。因此本学科所要研究的内容，也就不仅仅限于教学一个方面，而是涉及到学习者健全人格的养成，涉及到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的探讨，甚至包括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所能提供的教育方面的设备条件，等等。教学论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课题，但并不是它的全部。本学科实际上是一门学科教育学，限于篇幅，本文仍主要从教学方面论述我们的学科。

我们探讨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体系的角度是既侧重理论体系，但又不限于理论体系；着眼于整个学科体系，但又不过细地描述学

科的所有方面。我们希望能简略地勾画出整个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科体系的框架(见下图)。

